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, golden-brown color scheme. In the upper half, the silhouett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, likely a gate or pavilion, is visible against a lighter sky. Below this,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tretches across the landscape, its crenellations clearly defined. In the lower-left foreground, a large, ornate lion statue, possibly a Bixie or Pixiu,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, crouching pose. The statue is highly detailed with intricate carvings and a fierce expression. A small yellow sun or moon is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-right area, with a dashed yellow line curving from it towards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.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三十七]

远方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主编
程思源

秘史 卷三十七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刘禅昏庸葬蜀国

刘备死后，后主刘禅即位，改元建兴。后主即位时年仅十七岁，为人暗弱无能，但他基本上能遵循刘备“父事丞相”的遗训，事无巨细都交给丞相处理。诸葛亮也因为后主幼弱，以丞相兼领益州牧，总理内外，尽心尽力地辅孤治蜀。在后主即位之初，诸葛亮对内务农植谷，修明法令，整顿戎旅，平定南中（今云南、贵州和四川南部；）对外则修好吴蜀联盟，共拒曹魏。从而使得蜀汉政权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军力比较强盛。

可是，随着时光的推移，后主刘禅日渐长大。他久居深宫，不理政事，什么打天下的艰难，治天下的不易，对他来说都是一窍不通。他每天只知优游宴赏，吃喝玩乐，还亲近群小，渐渐地喜欢上宦官黄皓，黄皓虽然出身低贱，但他经常随侍后主左右，逢迎拍马以谄媚后主，因此慢慢地获得后主的信赖。不久，后主便提升黄皓为黄门丞，充任内侍之职。

后主在宫中的所作所为，使得诸葛亮十分焦虑。建兴五年（277年）春，诸葛亮率大军出屯汉中，准备北伐曹魏。在汉军营里，诸葛亮经常陷于沉思之中。后来，他推荐了董允等人主持宫中之事。

从建兴六年开始，到建兴十二年（234年）八月诸葛亮病死于武功五丈原（今陕西郿县西），诸葛亮先后六次北伐曹魏。当诸葛亮率众在外，统兵北伐期间，董允先任侍中，领虎贲中郎将，统宿卫亲兵；后又以侍中守尚书令，主持宫省之事。蜀汉的政治在这段时期内还是比较清明的。

延熙九年（246年），董允死，陈祗继董允为侍中。

陈祗字奉宗，汝南（今河南平舆北）人。东汉末年大名士许靖兄之外孙。陈祗初为选曹郎，以善弄权术而得到大将军费祎的

赏识，故董允去世后，费祎将他破格提升为侍中，入宫内侍。陈祗性巧佞，善伺后主颜色，逢迎意旨，因此很快便得到后主的信任重用。延熙十四年（251年），后主让陈祗以侍中守尚书令，并领镇军将军，主持宫省之事。不久，费祎死去，由姜维任大将军，总统国事。但是“姜维虽班在（陈）祗上，常率众在外，希亲朝政。”于是，陈祗遂“上承主指，下接阉竖”与黄皓互为表里，操纵权柄。

自陈祗有宠于后主，黄皓便和陈祗暗中勾结，开始参预朝政。他们为了讨得后主的欢心，一面对已经去世的董允横加诬蔑，说什么董允主事时经常劝谏后主，是眼睛里没有陛下，一面又曲意迎合，怂恿后主“数出游观，增广声乐，”使后主荒废政事，日益沉湎于声色之中。时蜀汉大臣对陈祗、黄皓的行径非常不满，如太子家令谯周就曾上疏劝谏后主说：“如今雄哲之士都思念明主，盼望陛下能实现先帝遗志，使国家复归于统一。可是，现在宫中的池苑之观不断，土木之作屡兴，臣下深感不安。今汉室遭难，天下三分，诚非尽情享乐之时。愿陛下省乐宫，减后宫，息增造，以副蜀汉人民之望。”但后主就是不听。

在陈祗主事的十多年间，黄皓与陈祗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。因朝中无人扶持，后主也纵情声色，一意孤行。蜀汉的政治由此而渐趋于腐败了。

景耀元年（258年），陈祗死，由董厥任尚书令，樊建为侍中，诸葛瞻为尚书仆射，共掌宫省之事。陈祗死后，后主更加宠信黄皓，黄皓由黄门丞始升为黄门令，再升为中常侍、奉车都尉，开始独执政柄。时董厥、樊建、诸葛瞻等人目睹黄皓窃弄权力，但他们既不能辅助后主，也不能制裁黄皓，因此黄皓得以专擅朝政达六年之久，直到景耀六年（263年）司马昭兴兵伐蜀，蜀汉亡国。

在黄皓专权用事的六年当中，蜀汉朝政混乱，政治黑暗。黄

皓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，大搞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他结党营私，排除异己，对凡不依附和不顺从自己的蜀汉宗室、朝臣肆加潜毁和排斥。后主弟弟刘永，先主时封为鲁王，后主即位后改封甘陵王。刘永对黄皓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，黄皓对此耿耿于怀。多方潜贬刘永，使后主十多年没有朝见刘永。宣信校尉罗宪，少有文才，为官正直，他曾经两次出使东吴，为巩固和加强吴蜀联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黄皓得知后忿然大怒，下令将罗宪降职为巴东太守。又观阁令史陈寿，少时受业于史学家譙周，有良史之材。但陈寿不屈服黄皓的权威，竟多次遭到谴黜。还有秘书令郤正，久在宫内任职，与黄皓比屋相延长达三十年。郤正禀性鲠直，淡于荣利，及黄皓小人得势，亦不为所动，后司马昭兴兵灭蜀，后主刘禅做为亡国之君被东迁洛阳，当时蜀汉大臣竟无随从者，只有郤正与殿中督张通舍弃妻室儿女，单身随侍。后主见状万分感慨，乃叹息“知正之晚”和追恨黄皓的窃权误国。

黄皓专权期间，还竭力排抑和钳制大将军姜维。

姜维，天水郡冀县（今甘肃甘谷县南）人。曾任魏国天水参军，在诸葛亮第一次北出祁山时，归附蜀汉。并且诸葛亮在世时就对他进行了精心的培育，挑选姜维作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继承人。诸葛亮死后，姜维同蒋琬和费祋等人密切合作，按照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原定计划，继续组织北伐。延熙十六年（253年），蒋琬与费祋先后去世，姜维任大将军，掌管蜀汉军权，毅然挑起了从军事上北伐曹魏的重任。他曾多次率军北伐，屡立战功。

早在姜维连续出兵北伐期间，黄皓就在朝中与陈祗勾结，阴谋排抑姜维，窃取权力。他又和右大将军阎宇朋比为奸，他们串通一气，诬告姜维“身受重任，兴兵累年，功绩不立，”企图罢黜姜维，以便让阎宇执掌蜀汉军权。姜维见黄皓弄权于内，将要败亡国家，曾当面规劝后主说：“黄皓奸巧专恣，祸乱朝政，将败国家，请陛下杀掉黄皓。”但后主却回答说：“黄皓只不过是

供驱使的小臣，是我身边的奴才。以前董允曾憎恶黄皓，我至今追恨不已，你又何必介意呢？”姜维见后主如此宠信黄皓，又见黄皓在朝中枝叶交错，畏惧失言被害，遂不敢再提此事。

景耀五年（262年）冬，姜维出兵攻打洮阳（今甘肃临潭），被魏将邓艾所败。姜维本是羁旅蜀国，在朝中孤立无援，时黄皓专擅朝政，气势熏天，于是，洮阳败后，姜维为了躲避黄皓一党的陷害，遂以供给军粮为理由，请求前往沓中（今甘肃宕昌西北）种麦，“以避内逼”。此后，姜维一直领兵在外，不敢复还成都。

蜀汉后期，由于后主昏庸，黄皓专权，加之连年兴兵北伐，使得蜀汉政治黑暗。国力虚耗。

景耀五年冬，魏大将军司马昭看到蜀国已是“师老民疲，我今伐之，如指掌耳。”遂让钟会等人在关中整饬军旅，准备伐蜀。景耀六年，正在沓中屯守的姜维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马上报告后主说：“听说钟会正治兵关中，欲图大举攻蜀。宜派左车骑将军张翼、右车骑将军廖化督率诸军，分别守护阳安关口（今陕西兰州西北）和阴平桥头（今甘肃文县西北），以防患于未然。”但是，在司马昭准备大举攻蜀之际，黄皓却“徵信鬼巫，谓敌终不自致，启后主寝其事，而群臣不知。”果然，这年的春天，司马昭即派钟会、邓艾等数路伐蜀。十月，邓艾出奇连克江油、涪县、绵竹，直趋成都。在魏军大兵压境的严重时刻，由于后主听信黄皓的鬼话，蜀国毫无防御准备，蜀汉群臣也束手无策。当邓艾进抵成都城北时，后主刘禅只得用绳子把自己缚起来，带着象征蜀汉政权已经死亡的棺材，亲自去向邓艾投降。这样，由刘备、诸葛亮以及蒋琬、费祎、姜维等人流血流汗，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蜀汉政权，竟被黄皓这个小人葬送掉了。

蜀平之后，邓艾听说黄皓专权乱政，祸国残民，下令将其收捕入狱，准备杀掉黄皓以谢蜀汉人民。但黄皓竟以厚赂买通邓艾

左右，保住一条性命。而后主刘禅则被迁徙到魏都洛阳，受封为安乐县公，到西晋初年病死于洛阳。

黄皓从微至贵，前后三十余年。在这期间，一是由于后主昏愤无能，无治国之才；再是由于刘备、诸葛亮当初所选拔的人才大多已经物故，朝中无人，缺乏好的谋略来扶颠持危，故使黄皓操弄威权，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，导致蜀汉亡国。在蜀汉后期历史上，后主与黄皓，一个是贪图安乐，信用奸邪的昏庸之君；一个是谄谀害政，祸国残民的无耻小人，他们都是蜀汉后期黑暗政治的代表人物。

杀无辜众叛亲离

公元264年，魏元帝咸熙元年，吴景帝孙休死，是年三十岁，“国内恐惧，欲得长君”。左典军万彧曾任乌程令，与乌程侯孙皓关系甚好，便极力鼓吹孙皓“才识明断”，而且很“好学”，“奉道法度”。问朱皇后，朱说：“我是个寡妇人家，懂什么国家大事？你们看着对吴国无损，祖宗们能有个依赖就可以了。”

孙皓就被迎立为吴国第四代皇帝，也就是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。

其实，他根本不像万彧说的那样，而且恰恰相反，是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君，暴君，淫君。大臣们推荐皇帝，十有八九都是为自己将来能否飞黄腾达着想的。为了这一目的，他们往往不惜颠倒黑白弄虚作假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。

孙皓刚上台时，还干了几件好事。例如开仓济贫，出宫女，放苑中禽兽等等。但很快就真相毕露了，粗暴骄横，多忌讳，好酒色，上上下下都深感失望。卞阳兴、张布等大臣偷偷感到后悔，有人向孙皓打了小报告。11月朔，卞、张二人入朝时，孙皓下令把二人徙往广州，途中又派人杀掉，并杀光了二人的三族。

公元 265 年（泰始元年）他逼杀景皇后（孙休妻），把景帝的四个儿子也赶往外地。

散骑常侍王蕃，体气高亮，为人刚直，是个不肯低声下气阿谀奉迎随声附合的人。孙皓听了些谗言，就对王蕃很反感。恰逢丁忠出使回国，孙皓举行盛大宴会，王蕃醉趴下了。孙皓灵机一动，想了个鬼点子，命人用小轿先把王蕃抬出去。呆了不大一会儿，又下令召见王蕃。王蕃为人一向很重视仪表。立即整饰整齐，从容上殿。孙皓一见大怒。你不是醉趴下了吗？可见刚才是装醉欺君，大逆不道！“拉出去砍了”！这还不算，他还亲自登上莱山，让亲随把王蕃的头扔到山下，让虎狼争食，不大一会儿，王蕃的头就被撕咬成碎块了。

孙皓还有个毛病，厌恶人家看他。群臣都知道他这个毛病，所以在他面前，没人敢抬头看他一眼。一上朝，一个个大臣将军，都把头低得低低的，盯着地面，大气一点不敢出。陆凯对他说：“君臣不相识，是不妥的，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，人们要保卫君上，都会因为素不相识，无所适从。”孙皓想了想，也有理。就特许陆凯一个人可以抬头看他。

过一年，孙皓接受西陵督步阐的意见，很轻率地把京都迁到武昌。由于政府机构庞大，宫廷供应繁多，老百姓从下游逆流而上运输物资十分困难，本来负担沉重的老百姓，就更受不了。加上孙皓奢侈无度，弄得公私穷匮。陆凯就给孙皓上了一道书，大意是：现在四面边疆没有什么军事行动。应抓住时机，养民丰财。而今更加穷奢极欲，就是没有自然灾害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。没办什么大事，国库却已经空空，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。武昌是个山多石头大的穷地方，不是王者建都合适的地方。童谣说：“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；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。”可见人心与天意。现在，国家连一年的积蓄都没有，老百姓有离散的怨恨情绪，国家命脉的根子已暴露在外，而各级官吏仍然在加

紧搜刮老百姓，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。

这些意见本来十分正确中肯，孙皓听了却十分不高兴。只因陆凯声望太高，才没整他。

孙皓还十分好色。他本来已立滕氏为后。但很快就对滕后感到了腻歪了，想废掉滕后。266年（泰始二年）迁都回建业时，他趁机命滕后之父滕牧留守武昌。因这违反常规，意味着皇后失宠，地位不保，所以许多大臣曾提出意见。孙皓不但不听，反而命滕牧去苍梧这个更小的地方。滕牧在去苍梧途中忧虑而死。滕后因有何太后喜欢并保护，加上孙皓迷信，巫师说中宫不可易，他才没废滕后，养在何太后的升平宫，不再见她。为了让诸姬欢心，他让她们随意配戴皇后玺绶。为满足个人兽欲，他派黄门跑遍各州郡搜罗将吏家女孩。凡二千石大臣的女儿，年年都要报一次名，到了十五六岁，就“面试”挑选一次。挑选不中的，才允许出嫁。孙皓后宫的女人，已经以千计了，仍“采择无已”。

刚回到建业，他嫌宫殿气魄不够大，下令建昭明宫。这个宫在太初宫之东，方五百丈，工程非常浩大。民工不够用，他下令二千石大臣以下的官吏，一律进山作伐木监工。同时还大建花园，起土山，盖楼观，工程技术都要求很高，力求精巧，工程费用以亿万计。

陆凯提意见，他不听。中书丞华核又提意见说：汉文帝时天下太平，贾谊还以为像睡在即将点火的干柴禾堆上一样，如今大敌在九州之地，有大半个中国，正想吞并我们。今仓库亏乏，编户失业，交趾沦没。岑表动摇，胸背有嫌，首尾多难，正是国家危险时刻。我们还这么干，万一有风尘不虞之变，岂不正是帮助了敌人吗？

孙皓根本不听，仍尽情享受。

侍中韦昭是个很有学问又很正派人。当时有许多报“祥瑞”的，如某人看见五彩云，某人看见麒麟、凤凰、巨大灵芝之类，

既可让孙皓高兴，又可升官发财。孙皓每次听到报告，就问韦昭，韦昭不仅不迎和，不吹孙皓，反而以科学的态度说：“这不是这些报告者家中筐篋中的东西罢了！”孙皓当然很不高兴。孙皓想为其父作纪。皓父是王不是帝，韦昭说：“不登极位，当为侍，不当为纪。”孙皓更不高兴了，对韦火气越来越大，找个岔儿就责备他。韦昭害怕了，以衰老为由，请求去掉侍、史二官。孙皓想整他，不同意他去职。

孙皓还经常把大臣们叫来陪他喝酒。各大臣不管会不会喝酒，每人必须喝够七升。到了韦昭那里，只他一人一向以茶代酒，现在也逼他喝。喝了酒之后，孙皓就命令侍臣一个个嘲笑公卿，当众揭他们见不得人的隐私以取乐。如有人因此冒犯孙皓或揭发者，立即就会被捆起来，甚至杀头。韦昭认为这样做，互相毁伤，使群臣不和，所以让他出来揭发别人时，他只问一些经义的问题而已。孙皓认为他这是不奉诏命，不忠，加上以前对他的一些忌恨，就把他下了狱。韦昭在狱中，想把自己写的书献上，表明心迹求得赦免。孙皓收到书，见书纸又脏又旧，认为这是不尊敬他这个皇帝就下令把韦昭杀死了，韦昭的家属，都被赶到零陵荒僻之地。

在这同一年，孙皓的爱姬派人到市场上抢夺老百姓的东西。司市中郎将陈声，是个很受孙皓赏识的官。他把这个爱姬派出来抢东西的人。抓起来杀了。这个爱姬跑到孙皓面前哭哭啼啼地一闹，孙皓大怒，找了个岔儿，烧红大锯，把陈声的头锯掉，把无头尸扔在四望山下。

中书令领太子太傅贺邵曾上书说：近年以来，忠良被排斥，信臣被陷害，“清流变浊，忠臣结舌”，“兴国之君乐闻其过，荒乱之主乐闻其誉，”“陛下严刑以禁直辞，黜善士川逆谏上，杯酒造次，死生不保”，还引用左传里的话：“国之兴也，视民如赤子；其亡也，以民为草芥。”孙皓看了，十分恨他。不久，听说

贺邵中风不能说话，去职数月，孙皓怀疑他装病，抓起来“掠考千数”，贺仍一言不发，又烧红大锯，锯下贺头，把其家属赶往临海。

不久，他又把忠臣张詠，“清有政声”的车浚杀死，还枭首示众，说他收买人心。尚书熊睦劝过他，他亲自以刀缢把熊撞得头无完肤而死。他还特别忌讳胜过他的人，侍中、中书令张尚口才好，他也找个理由杀掉。

孙皓杀人越杀越疯狂，不杀就不痛快。每次宴会群臣，命一律都要喝醉，命黄门郎十人为“司过”。宴罢，各奏大臣之“过”。“过”大的立即杀戮，“过”小的记录为罪，有的剥面皮，有的挖眼睛，吴国朝廷，上下更加离心，没人肯为孙吴卖命了。

280年（太康元年）东吴在孙皓的疯狂杀戮挥霍荒淫中灭亡。

近小人国破家亡

蜀国在诸葛亮死后，很快进入衰落时期。

后主刘禅按照诸葛亮的嘱托，任命蒋琬为尚书令兼益州刺史，后来又任大将军，接替了诸葛亮的职务。

蒋琬字公琰，零陵湘乡人。尽管他老成持重，才能出众，但论资历、功劳，都不能高居群臣之上，势必要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服，结果使蜀汉政权很快陷入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。

中军军师杨仪，与蒋琬同为荆州小吏，又同为诸葛亮的丞相参军长史，随诸葛亮征战，筹度粮谷。后又受诸葛亮临终密嘱，安全撤军，并斩杀了阻止撤军的魏延，自以为无论从才能功劳都在蒋琬之上，怨恨不平，经常在蒋琬面前示威挑衅。又对后军军师费祎说：“丞相亡没之际，我若举军以投曹魏，能落得今天的下场吗？现在真令我追悔不及。”费祎见杨仪已不可救药，就将此事报告给刘禅，刘禅遂将杨仪废为庶民。杨仪不服气，上书诽谤朝

廷。刘禅又将他抓进监狱，杨仪就自杀了。

这时的后主刘禅，不再有诸葛亮的严格管教，也开始信用佞臣，贪图享乐，而蒋琬也约束不了他。蜀汉延熙年（246年），蒋琬病卒，刘禅亲政，以费祎为大将军辅政。自蒋琬至费祎都无暇住在成都，而只是遥领朝政。费祎辅政后，率驻在汉中，提拔陈祗为侍中，接替董允，负责宫中之事。董允忠亮尽职，刘禅还惧怕他。刘禅慢慢长大后，宠爱宦官黄皓，董允经常正色进谏，并数次训斥黄皓，黄皓惧怕他，不敢为非。终董允之世，黄皓的官位不过是个小小的黄门丞。陈祗担任侍中后，和黄皓互相勾结，让他参预政事。

这时，蜀汉直接统兵的将领是姜维。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时归附蜀汉。诸葛亮对他很器重，经常说：“姜伯约敏于军事，深知兵法，心存汉室，是凉州上士。”后来积战功官至镇西大将军，领凉州刺史。姜维熟悉陇西风俗人情，总想兴师大举北伐，费祎总是不同意，而且限制他的兵力不超过一万人。他对姜维说：“我们的才能比丞相相差甚远，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，何况是我们。不如保国治民，敬守社稷，不能希图侥幸取胜。”

所以，在蒋琬、费祎执政时期，尽管蜀汉的政治开始走下坡路，由于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稳健政策，再加上魏明帝死后内部政局动荡，司马氏父子忙于对付政敌，无暇伐蜀，基本上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。

蜀汉延熙十六年（253年），大将军费祎被魏国投降过来的郭修刺杀。姜维继任为大将军，掌握了军权。

后主刘禅则完全投入宦官黄皓的怀抱。他将黄皓提升为中常侍，奉车都尉。黄皓身兼二职，出则奉车，入则侍奉左右，受到刘禅的极力宠信，朝政完全由他控制。

后主刘禅的弟弟福王刘永，对黄皓专权不满。黄皓就唆使刘禅把他放到外地做官，十多年不让他见刘禅。黄皓还想撤掉姜维

的大将军职务，让他的同党右大将军阎宇操纵军权。姜维本来就厌恶黄皓弄权自恣，迷惑主上，劝刘禅杀掉黄皓。刘禅却回答说：“黄皓不过是供我驱使的小臣，以往董允切齿于他，我现在还记恨董允，我又何必介意！”姜维原以为黄皓结党营私，败坏朝政，也会引起刘禅的不满，想不到刘禅对他如此信任，自知失言，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，就要求去沓中屯兵种麦，再也不敢回成都。从此，黄皓越发为所欲为了。

对外战争连连失利，内政越来越腐败。自姜维往沓中后，北部汉中一带的防御也逐渐松弛。蜀国的政局越发江河日下了。蜀汉景耀五年（262年），姜维发现魏国在关中练兵，有伐蜀的迹象，立即上表刘禅，建议派张翼、廖化率军防守阳平关和阴平桥头。专权的黄皓信奉巫鬼，求神问卜后，说敌军不会来。刘禅在黄皓的迷惑下，竟将奉章压下，群臣都不知晓。

第二年（263年），司马昭派三路大军攻蜀。征西将军邓艾率军三万自狄道向沓中，进攻姜维；雍州刺史诸葛绪领兵三万自祁山进攻阴平桥头，绝姜维的归路；镇西将军钟会统领十万军从斜谷、子午谷直取汉中。

刘禅得知消息，慌忙派廖化领兵去沓中，增援姜维；又派张翼等领兵去阳平关协助防守。援兵还没到达前线，钟会的大军已经打到汉中。阳平关守将傅佥孤军无援，力战而死，阳平关陷落。钟会挥军越关长驱而入。

姜维得知汉中失守，连忙避开邓艾，摆脱诸葛绪的堵截，与廖化、张翼等援军会合，集中力量，据守剑阁。剑阁北有剑门关，山势险峻，自古以“剑门天下险”闻名，是入蜀的门户。姜维凭险据守，钟会久攻不下，无计可施，再加上粮运不济，准备退军。

魏将邓艾是三国后期智勇双全的名将，曾多次击败姜维的北伐。他见钟会困于剑阁，向他提出出奇制胜的建议说：“现在蜀

军受挫，应乘胜前进。如果出奇兵偷渡阴平，出剑阁百里，直趋涪城，攻其腹心，剑阁蜀军必分兵救援，我军可乘势攻破剑阁。如不救，则涪城兵寡，我军可一举攻克涪城。兵法上说‘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’，我们乘虚而入，一定能攻破蜀国。”

钟会正在无计可施，就接受了邓艾的建议。

同年十月，邓艾率军偷渡阴平，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穿行七百多里，一路上披荆斩棘，凿山架桥，非常艰苦。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飞渡阴平道。绕过了剑阁天险。眼前就是直通江油的大路，魏军士气大振，直扑江油。

江油守将马邕，见魏军自天而降，大惊失色，慌忙开门投降。邓艾乘胜前进，又攻下涪城。涪城守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，涪城失守后，他率蜀军退守绵竹。当时邓艾孤军深入，不便久战。如果在绵竹旷日持久，蜀军各地人马围拢过来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为了尽快拿下绵竹，邓艾先写信劝诸葛瞻投降，说：“只要你投降，我一定保举你为琅邪王”。诸葛瞻大怒，撕碎书信，斩杀使者，决心以死报国，与邓艾决一死战。

但是，诸葛瞻有诸葛亮的忠心，而无诸葛亮的才能。退守绵竹后，他本应该拒守城池，等待援兵。而他却操之过急，列阵出战。邓艾派儿子邓忠和司马师纂分左右两路出战，被诸葛瞻打得大败而回。邓艾深知情势危急，斥责二人说：“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，整队再战。若不胜，定斩不饶！”二人趁诸葛瞻得胜之际，率军回马死战。诸葛瞻终于兵败被杀。他的儿子诸葛尚，年仅十几岁，听说父亲殉国，大叫道：“父子荷国重恩，不早斩黄皓，以致倾败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！”跨马冲入敌阵而战死。

绵竹失守，成都已无险可守，邓艾长驱直入，很快兵临成都，蜀汉朝野一片混乱。贪生怕死的刘禅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调集兵马抗敌，而是如何逃命或者投降。光禄大夫谯周倒是一个对投降很在行的人，他说：“从现在形势来看，魏国能吞并吴国，

吴国却不能灾亡魏国，投奔东吴还得再投降魏国，受两次耻辱。撤向南中，人心不稳，会发生不测之变。不如现在就投降魏国，他们肯定会以礼相待，裂土分封。如不然，我就去洛阳以古义和他们相争。”听了这个舍生忘死的投降派的一番话，刘禅还深受感动，决定采纳他的意见，投降邓艾。

刘禅的儿子，北地王刘谌听后，勃然大怒，高叫说：“若理屈力穷，祸败必及，应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于地下，为什么要投降!?”刘禅只顾得保命，哪里敢听从儿子的主张。刘谌不愿看到国破家亡，跑到刘备庙里痛哭一场，然后杀妻子，自杀身亡。

刘禅带着太子、百官，缚住双手，抬着棺材，到邓艾营中投降。又派尚书李虎送上蜀国户籍财物，并且命令蜀军停止抵抗，投降魏国。

姜维等诸军正在剑阁浴血奋战，使钟会的十几万大军不得前进一步。得知邓艾偷渡阴平，攻破涪城和绵竹，杀诸葛瞻的消息，惊得心胆俱裂。有心回师勤王，又不敢放弃剑阁；坚守剑阁，又担心成都危险。就在他们进退两难之际，一会儿传来消息说，刘禅准备固守成都；一会儿又说后主准备东逃吴国，又说要撤到南中，搞得他们似信非信，无所适从。经过反复权衡，决定引军南下广汉，以探听虚实。在半路上，接到后主刘禅命他们投降的敕令。数万将士听说要他们投降，义愤填膺，纷纷拔刀砍石，以泄其愤。姜维等诸将百般无奈，只得投戈弃甲，到钟会军中投降。

曹魏景元五年（264年）三月，洛阳城西的大路上，走来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。在满身征尘的队伍前头，一位年近六十的长者，蓬头垢面，目光呆滞，几个年纪不等的男女，也都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缓缓而行，不时地还传来后队押解士兵的呵叱声。

这是一支押解着刘禅，举家东迁洛阳的魏军。那个年近六十

的老者，就是蜀后主刘禅。队伍走进城内，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两旁店肆林立，人来人往，一片繁华。大街两旁早已挤满了围观的百姓，有的地方甚至挤得水泄不透，人们早已等候在这里，想看一看这位亡国之君的真面目。

在战俘队伍中，有两位身着蜀国官员服装的男子，一团刚正之气，虽在亡虏之内，泰然自若，不卑不亢。一位是秘书令郤正，一位是殿中督张通，二人都是巴蜀节烈之士。刘禅举家迁徙，他俩不远千里，以身相随。围观的人，不由得对，郤正、张通肃然起敬，交口称赞。

在晋王府，司马昭隆重地接待了刘禅。他要给尚在江东的孙吴，树立一个亡国君臣备受礼遇的榜样。以魏帝的名义，封刘禅为安乐公。刘禅的子孙及先后投降的蜀汉官员封侯者达五十多人。刘禅知足了，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，他十分佩服光禄大夫谯周的先见之明。

司马昭似乎对刘禅特别关心，唯恐他过不惯中州洛阳的生活，经常设宴款待他。作为亡国之君，受辱于敌国的刘禅慢慢从恐惧自卑中复苏过来。亡国破家之耻，蜀汉将士慷慨捐躯的举动，被他一古脑抛在一边。有一次，司马昭和刘禅在一起宴饮。命人演奏起蜀地的乐舞，蜀国来的人听到蜀国的音乐，不由得想起家园故国，无不感动落泪，而刘禅竟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谈笑自若。司马昭见后，又是高兴，又是气愤，高兴的是，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，刘禅的亡国之戚已消磨殆尽，留下他，决不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不安定的因素；气愤的是，刘禅这个人简直没肝没肺，国破家亡，竟无一点哀伤。事后，司马昭对贾充说：“这样的无情人，就是诸葛亮在世，也不能辅佐他长久，更何况是姜维！”贾充倒是很明白，反问说：“不如此，主公怎么能吞灭蜀国？”刘禅的昏庸无耻，连希望他无耻、无情的人都嫌他太无耻、无情了。又有一天，司马昭问刘禅：“你思念蜀地吗？”刘禅很干